

教母亲识字

□徐 峙

母亲来北京帮我带孩子了。65岁的母亲，身患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腰椎间盘突出等，一身的毛病。她来带孩子，对我来说简直难以想象。然而，对她来说，给我们带孩子是她一定要完成的夙愿，因为几个哥哥的孩子她都带了，只剩我的了。我们打算请个保姆，带孩子的同时顺便照顾她。谁知刚一提出来，母亲就像触电般地站了起来。

“要请保姆我就走。”母亲斩钉截铁地说。“为什么？”我们傻眼了。“请个人来，每个月多花几千块钱不说，还不知道放心不放心。电视上经常播呢，有的保姆拿针扎孩子呢。”

“您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一个人带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！请个人，让她伺候您，您就当甩手掌柜，只需要指挥她做就行了。”我们耐心地开导母亲。“带孙子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累。再说了，我这一辈子只会伺候人，就不会指挥人。”母亲的态度很坚定。

她的固执让我们沉默了。孩子现在6个月大，很听话，属于比较好带的时期，生活上应该没问题。但另外一些问题随之而来。母亲不识字，而且一口方言，妻子都听不懂，孩子的早期教育怎么办？

我们试图用这个理由说服母亲。母亲半天没有吱声，突然小心翼翼地冒出几句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

一股电流瞬间穿过了我的身体。这是我拿毛笔写在墙上的诗，没事就给孩子读一遍。没想到不识字的母亲居然暗地里背下来了。

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母亲只上过两年小学。在仅有的两年学校生涯中，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全校第一，只用两年时间就跳到了三年级。辍学后的很长时间，她能把毛主席语录一字不落地背下来，能够唱100多首革命歌曲。然而，结婚之后，她就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学习，唱歌的行为也被严令禁止，从此逐渐变成了文盲。中间她也曾想重新学习识字，然而艰难的生计，以及抚养四个孩子的压力，填充着她生命中所有的空隙，以致她再也没能学会识字。她把培养成了古典文学的硕士，但她自己，甚至连孙女的名字也无法认得，更不要说背诗了。

“我老听你读就记下来了，但是里面的字多数都不认得。”看我诧异，母亲解释道。“您还记得什么？”我有些激动地问她。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母亲一连背了两首诗。她说，这是在带我的小侄女的时候默默记下的。

我马上拿起毛笔，写下了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

母亲看了半天，只认识一到十，以及“花”、“家”几个字。但是全诗她却能背下来。

我下来了兴趣。索性就通过背诗教她认字吧。如果能教会她，她再教给孩子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。

我一口气拿毛笔写了五六首五言古诗，字写得有拳头那么大，贴在她的卧室里，挨个念了两遍给她听。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，有些吃力，发音也不准确。我反复地给她纠正。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1点，我告诉她早点睡觉，然后出来了。

虽然关了门，但我依然听见她在一字一句地念。看来，她当真了。

从此，只要晚上孩子一睡觉，她就拉着我，指着墙上不认识的字问我。她学得很费劲，因为几乎所有的字都要重新去认。一遍记不住，两遍。两遍记不住，三遍四遍地问。单个字不认得，她就把握整首诗的音记下来，再慢慢地认个别字。有些字她太难认，她就靠联想去记。比如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贴在餐桌上方的墙上，“壶”字记了很久都记不住，她就看着桌上放的水壶来联想。我们惊讶地发现，她单独认一个字很困难，但是记一首诗却很轻松。她不断地背诗，我不停地写新的诗贴在墙上。一个星期下来，母亲已经背了十几首诗。

也许是我受我学古典文学的遗传影响，古诗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功效。她难以入睡的时候，别的办法全都失效，惟独背诗能让他很快入睡。他情绪不安哇哇大哭的时候，一背诗他就能安静下来，盯着墙上毛笔写的诗目不转睛地看。孩子的反应也给了母亲更大的动力。背诗几乎成为她全部的业余生活。以前没事的时候喜欢看电视，自从开始背诗认字，电视就再也没打开过。走在路上，不管看到什么字都要让我们教她读一读。

认字多了，她也敢往远处走了。有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出去锻炼身体，很长时间没回来，我们正要给她打电话，她的电话来了：“我找不到路了。”

我们吓了一跳，赶紧问她在什么地方，周围有什么建筑。她斟酌了半天，小心翼翼地说是：“这边有个牌子，写的好像是生活广场。”

这下我们放心了，她其实离家并不远，过两个路口就到了，只是以前不认字的时候，只敢在家附近散步。

几个月下来，她几乎背了近100首诗。眼看快到年底了，她准备回趟老家，看看其他几个孙子去。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要和孩子们比比背诗。她要给孙子们一个惊喜，也要督促他们好好学习。“我一个文盲都能背会那么多诗，他们天天上学的，更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了。”她一脸骄傲地说。

看着她苍老的脸泛起孩子般的天真，忍着不让眼眶中的泪水落下来。

“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三年后您可以跟北京的老太太对着骂街不吃亏了。”我整理一下情绪跟她开个玩笑。

“我吃饱了没事干，跟人骂街干吗。”母亲数落我。

“那，您可以读到读书看报的水平。鲁迅的母亲就是通过自学，能够自己读书看报的。”

“鲁迅，哪个朝代的诗人？”母亲看着我，一脸茫然。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）

细叶榕的哀乐

□樊健军

萎坠落的脚步。他甚至恐惧，它活不过这个冬天。他暗暗在内心里为它祈祷。

他在电暖器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。春天的阳光闯进房间时，他在榕树的旁边搁了一张躺椅，半坐半躺享受阳光的盛宴。他偶尔会翻开书，有意无意看上几行文字。那种时光是慢节奏的，弥漫着暖意和温馨，让人觉察不到时光的流逝。他闭上眼睛小憩，沉醉在书页上，突然有一种响动惊醒了他。有什么东西坠落了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。先是短促的一声，之后就是一长串的窸窣窣声。一片叶子落到了地上，树叶干枯了，可依旧有些重量，没有风，就直线坠落。枯叶卷曲着，像一个小喇叭，碰到树枝树叶就会发出窸窣窣窣的声音。这是树叶的哀乐，也是树叶的挽歌。乐曲一旦起唱，轻易不会停止。他的耳边始终响彻这种乐音。很少有人会喜欢树的哀乐，并且热爱上它。他也不例外。它给他的只有蔓延的恐惧。枯叶一片一片坠落，有时是几片叶子同时坠地。这种哀乐像海浪一样澎湃，一声一声将他淹没了。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他仰躺在椅子上，仰视着那棵树。好像只有保持这个姿势，才是对这哀乐的敬仰和尊重。他有一种体验，一个人安静得听见自己生命呼吸的时候，也能听见自己生命中这种窸窣窣窣坠落的挽歌。这种挽歌从出生的时候开始，无时无刻不在，伴随一生。

一个短暂的上午，细叶榕几乎褪净了它的细叶，裸露出许多干枯的枝丫。那些枝丫让人联想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手臂，青筋密布，皮肤干涩，所有外在的表现都在传递末世的信号。一棵树死在花盆里是客死异乡，是一个没有故乡的魂灵。他琢磨不透，那些叶子为什么选择了一个阳光荡漾的上午逃离。他花了一个下午收拾那些凋零的小喇叭，将它们埋在盛着细叶榕的花盆里。他埋葬它们时耳边一直回响着那种细微的哀乐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久久不肯散去。他修剪了那些枯枝，将枯死的枝丫也埋在花盆中。他幻想这些枯死的时光能够腐化成营养，复活细叶榕树。等他干完这一切，细叶榕的枝叶所剩无几，已经是一棵半死的树了。它有限的生命让一个冬天捋去了一大半。他，只有默然。

天气一天天热起来。暮春时刻，细叶榕有限的枝头终于冒出了一些新绿。那种绿是稚嫩的，一丝一丝伸展、张开，慢慢添了许多新叶。那些树干的某些地方也长出新的枝丫（也许还不能称为枝丫，不过是几根极为纤弱的枝苗）。那些枝苗慢慢抽长，盈寸了，再伸长，极力朝向远一些的地方。他瞧着，暗暗替它有些着急。可它慢腾腾的，丝毫不理解他的心情。它极慢极慢地伸展，他也释然了，只要它在伸展，总有一天又会枝繁叶茂。一年过去了，有限的光时光只复活它有限的枝叶。冬天，



积石横空 孔德良作

存在与想象

□李万华

猫捕鼠

猫捕鼠的事情，我已不再陌生。猫晚间出去，清晨披着灰白天光归来的方式会不一样。猫如果悄无声息地回来，乘主人未醒，钻进被窝，或者蜷在松软的毯子上，仿佛深睡未曾醒转，一般是夜间毫无收获，空手而返，肚子或许饿着，但也不敢贸然叫唤，很有些理亏不好意思的样子。猫如果得胜，逮到一两只老鼠，总会大张旗鼓地回来：嘴里衔着老鼠，也不急于吞咽，人在哪里，就找到哪里，并用鼻腔发出些大的声息。有时当着主人面，嬉戏老鼠。这嬉戏像极了孙悟空在如来手掌内翻筋斗。如果衔来的老鼠已死，猫也会将它搁在地面上，用爪子来回拨弄，直到意兴阑珊。也有一些世事已经看淡的猫，清晨衔着老鼠回来，找个安静角落，独自进餐，一派老年意象。

猫最像优雅，这胜过惯常女子，它的肢体动作少而又少，力度常常在一朵花承受清风之上，独来独往，孤绝之外，大眼睛还藏些不解与无辜。如此，我总以为猫的梦如果不超过凡脱俗，起码也要文艺一些，或者，魏晋一些也有可能，没想到它们还是坠落世间，做着捕鼠为生的行当。

我养过的一只虎斑小猫很是瘦弱，总是营养不良、百病易侵的模样，生小猫倒是一年一窝，是一位极慈爱负责任的母亲，小猫眼睛未睁行动不便时，整日守在窝旁，风吹草动都格外警醒，待到小猫可以行走攀爬，便带领它们熟悉周边环境：花园、果树、房间、台阶与甬道。吃饭也总是等小猫吃完，才去胡乱吞咽一些。有一次，它逮回一只小老鼠，兴奋地大声喵呜，招呼小猫去吃，自己则蹲在一边啃食盘里干硬的馒头块。

我以前看《猫和老鼠》，曾经感慨：猫和老鼠才是朋友，因为它们是如此的精神动力。现在想来，瞎扯。在猫眼里，老鼠不过是美味的食物而已。

冬日的黄昏来得总是匆促，下班才要往家走，西天的紫色光晕已被暗灰取代，淡烟浮起，远山也只剩下黑的朦胧剪影。转换的事情如此不经意，仿佛从没有转换发生。近处，冷风似晨间白霜，并未散去，枯瘦的青杨枝条、屋顶、衰草，甚至掠过的一些鸟影，都裹着寒意。我塞着耳机慢悠悠地走，并不着急。冬天便是一个大撤退之后的荒原，烽烟已尽，走不掉的，都带些仓皇模样。这样走着，看见路旁绿化带的荒草中，一只白色流浪猫躺在那里，微蜷躯体。它已死去，但仿佛正在熟睡，小脑袋抵着胸部，毛色并没有被尘土污染，显得蓬松柔软，耳尖依旧挑着俏皮。

汽车在身旁疾驰而过，行人看不清容貌，大小提琴的声音中，我想起的，却是前几天的一个梦：黑暗弥漫，不知是白昼还是夜晚，我挑着一盏灯笼行进。除去灯笼，四周一切都被黑暗笼罩，而那昏黄光晕，也只是小而又小的一团，我期望能遇见什么，停顿一下，或者结伴而行，然而除了远处同样行进的几盏昏黄灯笼之外，依旧是黑暗，我静悄悄地行进，一句话却兀自冒出：我们行进的路线，彼此都是如此平行。

蜗 牛

也许是一个夏日黄昏吧，我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座山峰上，望着四周另一些青色的山峰想：如果有一种时刻，我沿着这些山脉一直走，一个人，如果牵着一匹马，或者一匹瘦驴，更好，去哪里无关紧要，只要往前走，夜晚到来，白昼开始，一枚叶子凋落，一只小云雀在田野高歌，都不能让我停驻。

当我那样想的时候，晚风有些凌厉地从山头拂过，夜的阴影开始在山脚堆积，山下没有炊烟的平地上，小小楼宇杂乱无章。我知道，我不能长久地、如此平白无故地坐在山头，我必将在夜晚到来之前回家去。我也知道，尽管我那样热烈地想象，但不可能行动。不是没有条件，是没有胆量。

想象可以不受约束地驰骋，漫无边际，但不能全部付诸实践。想象是抛洒，是晕染，胆量是用笔尖来收边。

蜗牛大约也是如此吧。

菜园里的虫子，除了蜗牛、瓢虫、蚂蚁和蚯蚓，其余的似乎都有点让人害怕。其实，寒冷的青藏高原，虫子本来就少，惯常见到的，也就是长腿蜘蛛，踩着高跷似的慢悠悠来去，一种漆黑的甲虫，仿佛泡大了的黑豆，一寸长的褐色蜈蚣，还有一种从青杨树上掉下来的大树虫，两寸长，白中带绿，肚子底下密集的全是爪子。春天翻地时，土壤中藏着一一种“小和尚”，它会不停地摇头。菜园的南墙根，长满了野罂粟，这是一种蔓延起来无边际的花草，羽状有裂齿的叶子披拂开来，会迅速遮蔽出一个潮湿的幽暗所在。有时雨水丰沛，叶子葳蕤得分，未开花前，便揪它墨绿的叶子做菜吃、凉拌，或者煮在面条里。那时，淡灰色的蜗牛总是爬在那些叶子上，不动，像麻雀屎。揪两三片叶子，便要甩一只蜗牛下去。即便时间充足，有足够的耐心，我也从没见过蜗牛在一只叶上爬行。时间久了，我甚至相信蜗牛在一个地方出现，它将永远在那个地方，它的来去不过就是出现和消失，那几乎是一种带着任性的存在。它不会带着你的目光爬行，绝不。

再见蜗牛，已是多年之后。在鲁迅文学院，一个雨后的早晨，阳光掠过梧桐和玉兰的大叶子，也掠过合欢浅粉的管状花瓣铺下来，罩在池塘旁边的水泥甬道上。太阳升起的时间并不长，一些小蚯蚓深褐色的尸体蜷在那里，仿佛风干了一样。水泥地上，更多的是些细线，它们那样醒目，正在发散银色光芒。我弯下腰，才看清那是黏液滑过的痕迹。黏液早已干透，板结在水泥上，成为深深浅浅的银粉。它们弯曲着，缠绕着，显得毫无规则和头绪。它们又那样多，一条条从路旁的草从延伸出来，纠缠着，试图到达路面的另一头。路面不宽，但它们的目标并没实现，只将自己围于两只手掌宽的地面上，来去迂回，并终止。

蜗牛在一边，有些已被汽车车轮轧碎，我捡起一些并未遭遇车祸的蜗牛，它们无一例外地，已经用一层银色黏液将壳口封闭，不知生死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）

大河家

□杨海蒂

是夜，我宿在黄河边的旅馆。

凌晨4点多，一阵高亢的唤礼声凌空骤起，我猛然惊醒，屏息聆听，却已万籁俱寂；过了几分钟，清真寺的邦克声再度高扬，紧接着，鸡鸣狗吠，然后，天地间又是无比宁静，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

一种极致的美，带着不可言说的神秘，直抵灵魂深处。这样奇妙的遭遇，于我是平生第一次。我激动不已，拉开窗帘往外看，只见远处灯光若明若暗，让我感觉暖意融融。

天刚亮，我迫不及待出门。

站在大河家大桥上，不见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不闻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，四周回荡着微风，清澈的黄河水，波澜不惊地从我脚下流过。黄河一路狂奔腾，冲出积石关后，立马收敛起野性，变得波平浪静，使大河家得水藏风。

积石关为古二十四关之首，关内“积石神功”为河州八景之首。积石峡两山对峙，隐天蔽日，山势险峻，峭壁千仞。在史书上，“积石雄关”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理名词：《大河赋》载，“览百川之弘壮，莫高美于黄河；潜昆仑之峻极，山积石之嵯峨。”“双峡中分天际开，黄河拥雪排空来；奔流直下五千丈，怒涛终古轰春雷。”（解缙《题积石》）“地险天成第一关，岿然积石出群山；登临慨想神人泽，不尽东流日夜潺。”（清·李玘）“关哉，山河之固，金城形胜，莫有过此者，皆大禹圣人神功也！”（刘卓《题积石》）

积石关是大禹治水的源头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大禹治水，“导河自积石，至龙门，入于沧海”，稀世珍宝青铜器“遂公盨”上的铭文，不仅记载了大禹治水，还记述了“禹”是夏王朝的奠基人。没有大禹，便没有夏，更没有“华夏”。

大河家，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。

在大河家，一河分两省，一镇连五县，一桥联五族；大河南北两岸，也正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。隔河相望，是积石山脉分水岭，黄河水贴着山根流淌，青海省民和县官亭古镇就在百米之外；古有“官亭伺候”之说，迎送官吏都在此地。顺河眺望，是古丝绸之路之要冲：临津古渡。千百年来，积石关前的大河家渡口，以水运沟通着陆运，以中原沟通着西域，以中国沟通着中亚，边将戍卒、商贸行人络绎不绝，张骞、隋杨帝、成吉思汗……都曾在此地渡过黄河；王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青海，临津古渡功不可没。

眼前的临津渡口，萧索、静默，只有遗存在黄河岸边的两墩石锁、孤零斜吊于河面的一条铁索，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
保安腰刀，是大河家另一张名片。当琳琅满目的保安腰刀映入眼帘，恍然间，我似乎穿越到了冷兵器时代。大河家是保安族聚居地。民族瑰宝保安腰刀，是保安族的骄傲，曾是“西北王”马步芳部的主要装备，其制作工艺列入国家首批“非遗”名录。鼎盛时期，大河家一个村庄就有数百名工匠。在顶级刀匠眼里，腰刀有生命有灵魂，刀道如人生，须得千锤百炼方成大器。

精美锋利的折花刀，是保安腰刀中的珍品。它优美的花纹，让我想起大河家大桥下碧波荡漾的黄河水。在我看来，藏刀刚猛却失之粗犷，蒙刀彪悍但太过霸气，英吉沙小刀锋利而偏于精巧，只有保安腰刀，璀璨夺目又简洁大气，英气逼人又质朴低调，与大西北风土民情相吻合，极具王者风范，或许，这也就是周总理曾将它作为国礼赠送外宾的缘故吧。

回到车上，有人吟唱起花儿：“什杨锦把子的钢刀子，银子包哈(下)的鞘子，青铜打哈(下)的杂镊子，红丝线绾哈(下)的穗子。”赞保安腰刀，真是好听。全车人都闹着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他拗不过，唱起一首更为古老的大河家花儿：“大河家里街道牛拉车，车拉了搭桥的板了；你把阿哥的心拉热，拉热者你不管了。”唱的是大河家昔日繁华景象，好听得极了。

腰刀、花儿，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总是气息相通。大河家神奇雄伟，大河家风情万种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一届高研班学员）